
从维熙

灵肉之裸



●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●

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

从维熙

灵肉之裸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丛书主编:段海峰

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

灵 肉 之 裸

从维熙 著

责任编辑 李莉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6 开本 7 印张 118 千字

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 册

ISBN 7-80538-618-8/I·283 定价 6.15 元

作者小传

著名小说家。

他 1933 年农历三月十三日，落生于河北玉田县城北小山村。1950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，并于同年（17 岁）开始发表作品。毕业后，先当过教师以及报社记者、文艺编辑。1956 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。1950 年至 1957 年他先后出版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小说。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划成右派。1960 年又受到加重处理，从此开始了苦难而漫长的劳改生活。

他在矿山挖过煤，在砖窑烧过砖；赶过马车，种过农田。还干过车工、铁工、化工和园艺工……他著文回忆十几年苦难生活对他后期的文学创作影响时说：“……当时，牛不喝水强按头，一下子沉了底儿，成了社会贱民——囚徒，使我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洞察，对文学功能有了新的认识，这是我最大的收获。当然，我交出的学费实在太昂贵了。那就是

20年的大好青春年华……”因此，1979年他重返京华文坛之后，率先发表了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、《远去的白帆》、《风泪眼》、《泥泞》、《遗落在海滩的脚印》、《伞》、《雪落黄河静无声》等17部作品。因而被文坛誉为“大墙文学”之父。其中前三部中篇小说获全国第一、二、四届优秀中篇小说奖，根据他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《第十个弹孔》曾获全国优秀故事片奖。

1984年后，他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上。198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北国草》曾在全国和北京市先后4次获得优秀文学奖。1986年出版的长篇力作《断桥》，又获得1986年优秀文学畅销奖。1989年他出版了反右回忆录《走向混沌》，引起强烈反响。1992年他的中篇《鼻子备忘录》出版；与此同时，他完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说《裸雪》。此外，他在近几年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、散文和文学评论等类作品，是一位刻苦耕耘的作家。

他的有些作品已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日以及塞尔维亚文。这些作品以它题材领域的独特，生活内涵的深邃丰腴，艺术手段的圆润自如而赢得了国外读者的理解和欢迎。80年代后期，他被载入英国剑桥编撰的《世界名人录》和《国际名人传》。

编者前言

“你活得累不累”？

撇开违心的不讲，大多数人都会回答累，即使是曾经。累，分多种，为国，为家，为人，为己，为名，为利。这个累字是中性词，褒贬均在其中，很难划个界线，所以只好撒个大网，一概称之为累。

累，就要歇息。吸烟喝茶，睡觉娱乐，都是歇息的形式。或许有些人睡不着，脑子不停歇，会想，这样的累，有什么意思？进而推进一步，是，活着又有什么意思？

对这样的哲人，我们肃然起敬，对他提出的问题，如果用摆事实讲道理的老办法，或许他口服而难以心服，最好的办法，是让他自己悟出，人生终究是有意思的。

这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主旨。

名家和凡人一样，生活在尘世，对人生，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感悟，在这套丛书中，他们用自己的体

验,用随笔的笔法,谈对人生的感受,没有讲章之气,在对人生这部大书的感悟上,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。古语云,书不尽言,言不尽意,则如果你在读这套书时有了自己的感悟,那恰恰正是作者和编者所期望的。

目 录

曾经有过慨而慷

——《灵肉之裸》自序…… (1)

人生苦旅八章

灵肉之裸…… (7)

泪 眸 …… (11)

“天堂”童话 …… (20)

大难不死 …… (26)

白天鹅的记忆 …… (34)

脚的记忆 …… (38)

风 标 …… (42)

寄往“方城门”的情简 …… (49)

京华随笔八题

鸡年自励 …… (63)

津门拾旧 …… (66)

观 雨 …… (71)

误入“恋爱角” …… (75)

推销自己	(83)
扇子启示录	(88)
文人酒嬉	(94)
寒极翻作艳阳春	(99)

文苑呓语十二吟

尧都驿	(109)
文寄李锐	(120)
文寄陈染	(123)
情寄海德堡	(128)
读 人	(133)
读 己	(136)
文坛索秘三题	(139)
海水是咸的	(146)
文怀沙印象	(149)
哀莫大于心死	(158)
北国红豆	(163)
野浮萍与《野浮萍》	(166)

神游大地四纪

少林记趣	(173)
斗门情话	(177)
巴黎的浪漫	(187)
莱茵河的怀念	(201)

曾经有过慨而慷

——《灵肉之裸》自序

儿时，听我的清末秀才爷爷说过：从姓的祖根在山东。满清时，不知哪位皇帝发布的一道移民令，于是胶南一带百姓，便听从帝王旨意，随着山东的一批移民到了河北宁河县，屯垦盐碱荒地。那地方太苦，连水都是咸的；到了我爷爷的爷爷那辈，便又从宁河赶往河北冀东玉田。

大概是在80年代初期，我和文友李国文、叶楠等去内蒙讲学。一天，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，突然到我下榻的宾馆来访。他说他从呼和浩特的报纸上见到了我的名字，便到宾馆来找我了。

“您是……”我给老者倒上一杯茶，“您是来谈文学方面的事情？”

“不。我不是你的叔伯哥哥，就是你的叔伯弟弟。”

我不无惊异地望着这位体态健壮的长者，并搜

索着我的记忆，但无论如何，我是难以和这位兄长“对号入座”。我的堂兄堂弟只有五六个，由于历史这条浩瀚大河的冲刷，分布在大江南北，唯独没有在内蒙工作的血缘弟兄。

老者告诉我：他和我是山东老家一条祖藤上的瓜。我仿佛悟出了一点什么，因为从姓在全国极少（许多人把从姓误混为丛姓），老者又是由山东来内蒙工作的，远祖是一家人的可能性极大。

老者跟我攀谈起来，他说他查阅过从姓留下的家谱，山东省老辈子从姓中的一个支脉在满清时迁往河北，留在山东未走的从氏后裔，皆居住在胶县（今胶州市）的从家。现在从家屯还有几百户人家，杂姓的只有几户，其他皆姓从。但令老者感到愤然的是：由于文字改革“叢”和“從”简化成“丛”和“从”之后，一些从家屯的后代，因为闹不清这是两个家族的姓氏，居然在村口黑板上书写上了“丛家屯”的字样。他说：“我在从家屯辈分最高，去年夏天回家探亲时，我把那群没文化的从氏小子和丫头们给训了一顿，并责令他（她）们把祖姓更改过来。”

看老者一副严肃的神态，我不禁失笑起来：

“老大哥，姓氏只是个符号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”

我说，“报纸、刊物上经常把我的姓氏误印成‘丛’！”

“你提抗议了吗？”

“没。”

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”

“有那么严重？”

“跟你讲一段家族历史，你就明白了。”我的这位长兄侃侃而谈了一段我当真不知道的远祖往事：据史料记载，从氏家谱可追溯到西汉年代。汉室帝王刘邦取得政权之后，开始戮杀功臣，其中一代雄杰韩信就是其戮杀对象之一。当年韩信身旁有两员副将，其中之一名叫“从公”，韩信遇害之后，其溃散后的部下四处躲藏，“从公”率残部窜入山东，本想卧薪尝胆，以雪韩信之冤；但终因人单势孤无回天之力。他最后落脚于今日胶州市从家屯，从此有了从姓家族。“我们是忠臣后代，怎么能不珍惜我们的姓氏哩！”他说，“我们不能忘记历史，当然更不能数典忘祖！”

也许是从这一天起，我对山东萌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——因为我的祖荫之大树，根须伸延在这块热土。适逢癸酉年新春前夕，我写此短文，一对远祖的故土故人缅怀思念；二祭奠我的血缘根祖，因为在西汉年代，那是一首慨而慷的悲歌。时至20世纪，慨而慷在我身上已然无存，但有的却是一路悲歌。20年的劳改流放生涯，颇似风中柳絮；20年后重返京华，我已至当年祖先“从公”年纪，能否在此斜阳黄昏之际，有一点点慨而慷的纪录呢？我常常对镜自拷自问……

1993年8月30日于北京

人生苦旅八章

灵肉之裸

——人生苦旅回眸之一

尔今，闲置在我阳台上的那把铁锹锹头，已然是锈迹斑斑了。几次收拾阳台上的卫生，我都涂上些油脂一类的防锈剂，力图保持它昔日光洁，但没能成功。随着桌历翻飞、日月轮回，那把锹头全然没了它往昔的锃光瓦亮。

它是我 1968 年，在茶淀劳改农场“修理地球”时使用过的一把锹头。之后，随着中国政治气流的阴晴寒暖，我在风沙弥漫的驿路上，虽然不断更迭劳改生涯的驿站码头，但我始终没有舍得把它遗弃。之所以对这只锹头如此厚爱，叫它一直伴我返回京城，因为那斑斑的锈迹里深埋着我作为人的一次精神蜕变。

那年炎夏 8 月，其热无比，用“天下火、地冒焰”来形容毫不过分。茶淀农场的“西荒地”，因其土质含碱量极高，长不成一棵可以遮荫的树。偏偏在摄氏 39℃ 的一天下午，我们那个五毒俱全（地、富、反、坏、

右)班组,奉命去加宽一条深2米洗碱水渠。站在地面上一动不动,已如进了蒸锅,跳到2米深的沟底,犹如进入火炉炉膛;而当天劳改队长下了铁令,必须使沟渠和银钟河水接通,以引进河水洗碱。

我头戴一顶破了沿的草帽,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短短的裤衩挥锹挖渠。汗如雨淋而下,不一会儿连裤衩都被汗水粘在我的胯上,裆中的男具,被裤缝磨得红肿生疼,加上汗水一腌,简直如上宫刑。

“喂!穷酸脱下那块遮羞布吧!”姓刘的组长对我吆呼,“不然该把卵头磨烂了!”

我抬头一看,一字排开在沟底的“同窗”,不知何时都脱得一丝不挂,赤裸着全身在挥舞铁锹。尽管这儿是男儿国,我也属于男儿国中的一个,但我还是迅速地低垂下脸颊,视线躲开那一个个男人才有的玩艺儿。始自1957年的改造,到1968年整整11年头了,劳改队五花八门的事例,我一览无遗,唯独裸体大战,这还是生平第一次观摩。

“喂!别摆臭老九的清高了!”

“活该,叫他自作自受!”

“光膀干活是一会儿的事,磨损了那东西可是一辈子的事!”

“脱吧!”

“他不脱给他‘开瓜’(扒光)!”

“别等我们给你动手!”